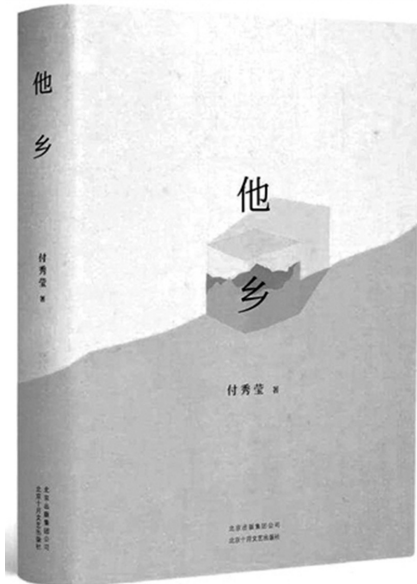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他乡》：以女性视角 勾勒一代人的精神地图

近年来，“芳村”一直是“70后”知名女作家付秀莹文学版图中的精神根据地，她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陌上》，正是这一文学景观的集中呈现。然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与作家日夜相对的不是“芳村”，而是城市。

付秀莹迟早要把置身其中的城市写出来，而长篇小说《他乡》，就是她潜心积累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。



新时期中国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史

记者从该书出版方获悉，从《陌上》到《他乡》，付秀莹建立了一个宽阔的空间——从芳村到省会，再到首都，同时也是时间的转移流逝。

《他乡》塑造了一位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，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，不断成长前行。遭际中的心灵悸动、情绪动荡、感情迁移是如此的真实、微妙、痛楚、动人，被蔑视和被压抑的心生长出强大的自救力量。

翟小梨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辗转，在命运的壁垒面前跌跌撞撞，满怀伤痕。但那道射向自我的隐秘微光，从未停止照耀。

最终，正是在“他乡”，她从盲目的寻找和寄托中停下了脚步，开始眼含热切，回望来路，完成了个人的精神成长，获得了内心的安宁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部新时期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和文化反思史。

焦虑、不安、批判、欣喜、瞻望……这本书以城市移民的心态来写，所有的情绪一应俱全，包括进退失据，所以命名“他乡”。

他乡的含义，一是地理学上的漂泊，离开了家乡，漂泊在异地，是空间和地理学上的他乡；二是心灵的漂泊，是文化差异、人性差别导致的孤独感。这两层含义都是这本书的关键点。

《他乡》的时间起点，正是中国社会乡村向城市迁徙普遍化日常化时期。城乡迁徙有多种形式，考学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。

小说以一个从农村考进城市，嫁入城市家庭，最后考到京城并成为作家的青年女性的视角，通过书写个体经验，真切、沉痛地展示这个时代城乡物质生活的差异和精神文化的隔膜，通过揭示婚姻、家庭、恋人关系的本质，书写丰富幽微的人性。

全书用亲切、别致的语言塑造了翟小梨、章幼通、章幼宜、章大谋等具有突出时代特性和文化属性的人物形象。

自尊自爱、自立自强的翟小梨，从农村来到省城、京城，在这个变化发展的时代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不仅实现了个体价值、改变了个体命运，而且改变了小家庭的前途。

翟小梨的成功，一是手段正当，依靠勤奋学习、努力工作；二是认识清楚，成功不是唯一追求，对于家庭、情感的热爱和经营占比甚多。她的成长，内驱力是要强的性格，外驱力是婚姻家庭外部环境的压力。

让人物代替作者在城市不断奔跑

据记者了解，《他乡》除了主体部分之外，还插入了七个短篇小说。插入部分和主体部分不断对话、对峙、反驳或者争辩，构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，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且把他乡作故乡。疼痛、创伤、苍凉、孤寂，最终都获得了抚慰和安放。

小说以巨大的叙事耐心、细腻的文学笔

触和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，体贴周到、入心入骨，勾勒出了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图，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新的中国经验。

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，付秀莹以这样一种诗意的语调来写城市的遭遇，这是十分具有艺术价值的，是一种抒情的奇观。

“《他乡》在这个意义上是得体的、是成熟的，它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妥当的方式，与这个世界，与自己相处。”

名家点评

成长小说是人类永远的母题，也是文学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母题，而《他乡》正是这样一类女性成长小说。这部小说是一部自我认知之书。“付秀莹触及到人存在的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人类的困境，我们自身不断地想挣脱。通过这部小说，付秀莹实现了创作上的超越，以及对生活认知的巨大超越。”

——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作家 邱华栋

一直在关注付秀莹的写作。从《陌上》到《他乡》，付秀莹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空间。他写作上的重要变化是由人情转向人心；由乡村转向城市；由故乡转向他乡；由他者转向自我。“通过《他乡》这个小说，付秀莹无形中创造了另外一个词——‘她乡’，‘她乡’跟‘他乡’是相冲突的，其实她也在寻找‘她乡’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 贺绍俊

《他乡》在这个谱系里面是很有价值的，付秀莹提出了新的女性处境。“付秀莹把女性放到社会的舞台，跟近二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和女性的自我奋斗，其实有一个关联性。我觉得这个人物还是很有典型的。”另外，付秀莹发展出了一套阴性的叙事方式，也就是绵密的、耳语式的叙事，这种逻辑性不太强的叙事与付秀莹要传达的女性价值观相合。

——文学评论家 饶翔

“《他乡》里面有一个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双重成长。”有些当代长篇小说非常执着于线性叙事，而线性叙事容易让小说的宽度和厚度有缺失。但《他乡》却在线性的时间叙事和空间的迁徙里面有很多回旋的地方，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。精神的根系在哪里？“我担心这样一个单一视角，把男性的眼光内在化了，所以小说中还缺少另外一个女性视角跟这个视角进行对话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、诗人 杨庆祥

付秀莹写的进城非常复杂，它不是拥抱城市的，城市当中有相当深厚的乡村习性，我

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则被书中强烈的女性意识感动：“书中翟小梨的这种精神感受、情感的感受和付秀莹是相通的，所以这种抒情性非常的真诚、真实。”

翟小梨是一个女性身份，但在《他乡》责编宗永平看来，却不是简单的女性视角，翟小梨想奋斗，想超越，想平静的安守，最终她回到了生活。

责编江汀则非常喜欢《他乡》这个标题，他说：“我们所身处的世俗世界就是他乡，而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另外一个非世俗世界。在这个语境里面，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他乡。”

对于主人公翟小梨这个人物，付秀莹说：“我本意想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，我们不能对她枉下断语说她是好的还是差的，她是复杂的，也是丰富的，她是难以判断的，有时候我们爱她，有时候又恨她。这种纠结不清的情感，才促使我写出翟小梨这个人物。”

付秀莹认为，小说家有时候内心是充满困惑的，因为有困惑，所以才写作，才塑造人物，让这些人物代替小说家本人在这个城市不断的奔跑、遭遇、历险，可能最后两手空空，也可能收获很多。

作者简介：付秀莹，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陌上》《他乡》，小说集《爱情到处流传》《朱颜记》《花好月圆》《锦绣》《无衣令》《夜妆》《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》《六月半》等多部。

曾获首届小说选刊奖、第九届十月文学奖、首届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多种奖项。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、选本、年鉴及排行榜，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。

们在城市中的孤单感包含深深的乡村记忆，是乡村生活经验禁锢着她进入城市的，所以进城的故事是城市跟乡村纠结的故事。“这个小说不是一个简单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女性版，它实际上为我们思考现代与前现代，传统与前传统，城市与乡村，男与女，提供了非常复杂的视角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 丛治辰

中国人进入城市有特别复杂的东西，有跟别的国家、别的世纪不一样的东西，这就是在小说里面体现的翟小梨比较复杂的乡村记忆。“《陌上》和《他乡》都在探索一种现代中国人的美学表达方式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从农耕文明进入都市化生活之后面临什么问题，这些因素让长篇小说这个文体更加丰富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比较好的文本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 李云雷

付秀莹将不同人物的叙述逐渐区别开来，其实翟小梨只是一个叙述者，而并不是事实本身，而其他叙述者跟她构成差异。“《他乡》小说本身通过各种不同人物之间罗生门式的叙述，其实想表达带有普遍性的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，无论是主角翟小梨，还是别人，他们的生活是割裂的，他们向往有一种‘她乡’的生活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、学者 刘大先

《他乡》与其他的女性成长小说有很大的不同，它有强大的情感主题性。很多女性作家不由自主的会被另外一种写作视角带走，比如中性视角，比如女性精神的视角，但付秀莹有一种对于抒情传统的接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“《他乡》是美的，是有光泽的，它超越了那些所谓家常里短，所谓怨恨情仇，它深度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”

——文学评论家 张莉

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采访

好书推介

《上课记》

作者：王小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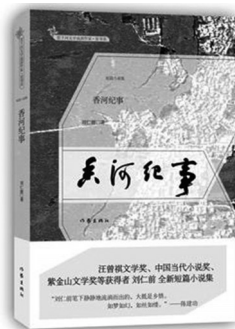


很多人说，这本书，每个即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都该读，但这本书，或许更能让老师们陷入深思。

作者王小妮在大学任教时，发现学生们身上应试教育的烙印太深了！写作时，先列一堆华丽词汇，再开始正文；老师讲课时，他们就随着集体，机械地给老师鼓掌。王小妮决心要修正学生们的僵硬习气，她带着大家看新闻，鼓励每个人独立思考，自由表达。仅仅半年，怯生生的孩子们开始在写作中拥有自己的看法了。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这些学生遇见了好老师，她撕破限制在年轻人身上的条条框框，给予了每个人最珍贵的独立思考的精神。

《香河纪事》

作者：刘仁前



《香河纪事》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刘仁前的最新短篇小说集，是其继长篇小说《香河》之后，对“香河文学地理”更深情的挖掘。

本书包括《喊工》《拔菜籽》《开秧门》《栽棉花》《开夜工》《看场》等15部短篇小说，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，当它们最终融为一体时，便形成了一个自足又特殊的小世界，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“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”，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一段特殊的历史。

《北运河书》

作者：谷禾



《北运河书》是著名诗人谷禾的最新诗集，收入了他移居北京通州北运河畔十三年以来所创作的一系列诗作。在书中，北运河有时作为现实的河流在诗中显现，沿岸的风物、景色尽收于作者笔下，通过纤毫毕现的雕刻，仿佛都生出了诗的灵性；有时又作为征象而显现，精神性的存在和日夜流淌，也带上了诗人独特的气质，并与北运河的历史构建起了微妙呼应。诗人和北运河，融为一体，血脉相连，共同见证着时代和大地。